

书文过眼

李成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穿梭

□成 宇

1月3日,李成恩诗集《池塘》首发暨品读会在鲁院召开,白描、成曾樾、李一鸣等鲁院师生与会。

李成恩是一位“80后”作家,出版有4部诗集与两部散文随笔集,获得过“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等奖项,曾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近年来,她的写作势头较猛,而且日益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李成恩的诗是会飞的,像长上了翅膀,具有时空的穿透力。”白描在发言时说:“她记忆中的故乡既清晰又遥远,对河流、树木、土地有一种愧疚、哀怨、陌生的感觉。她的诗意象丰富,如单车、鸭子、洪水等。她带着我们游历了她的故乡和童年,不是平面的,而是从高处俯瞰的,是飞起来的。她不像一个‘80后’诗人,她的诗中有沧桑,有体察,似在梦境,又在现实,似发生又似未发生,如灵魂出窍。”

在成曾樾看来,李成恩的诗一是清新自然、情绪饱满,诗中诸多意象如鱼、龙、鸭子等自然贴切;二是有强烈的动感;三是短小精致;四是既有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又有社会担当,不是一般的小女子式的诗歌。

李一鸣说,李成恩具有诗论创新的自信,她大胆地提出以女性主义为基础的“胭脂主义”诗歌写作主张,具有建设性、创造性,体现出“创”的胆识和“闯”的勇气,在中国文学浩大的版图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另外,她在新诗创作上不断创新,她的诗歌体现出古典性与先锋性的交融、现实感与幻化感的融合、外在表象与内在倾诉的统一。

林莉表示,李成恩呈现给我们的多是维度的观照和审视。诗人在诗歌中所传达的悲喜、疼痛、爱好等情绪或揭示的哲理、描述的事件等意象里,完成她的审美、道德和良知的书写。她不依赖修辞,不倚重技法,只是凭借词语自身具备的意义容量和叙述功能来彰显情怀、表达诗意。她那种“晶体式的折射”是全方位的、狂放不羁的,具有令人惊讶的蓬勃激情和生机。

在朱未来看,在处理历史人物题材的时候,李成恩从不局限在已有的材料和非定论中,而是在时空链条里打开翅膀,作出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在她的笔下,呈现出来的历史人物是带着新鲜体温和心跳的生命。

命体,是复活的历史。

傅泽刚说:“李成恩诗歌中的现代语境和古老诗意图都是自觉的呈现,并没有像一些诗人的诗作那样,带有一种有意为之的,刻意追求的痕迹。”

蜀虎表示,读李成恩的《池塘》,看似民谣的短歌,其中蕴涵的奇异想象让人有如置身水晶迷宫之感。

“她的诗,都是流动着的,说明这个人思维的流动。我找不出一首静态的诗来,动态的东西一直伴随着每一首诗当中,而且几乎每一首诗都有人存在。”穹宇说。

“她不但敢于构想幻想冥想,也敢于说出别人只放在心上的话。”曾秀华认为:“《池塘》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为黑夜、芒果、温柔、陌生、一阵风、虞姬、黄蓉等或实或虚的人和事物作传,这是根植于乡土的情怀、源自生命的善意。万物有灵,万物平等,因此诗人要为万物作传。”

邓晓燕说,李成恩将巫术文化投射到汴河里面,使汴河充满一定的魔力和神秘,使诗句的意境充满了双重性。李成恩通过超现实主义手法变现了内心的渴望和期盼。它既打破了现

实和梦境的界限,又拓展了想象空间,加强了诗歌的跳跃和张力。

诗集《池塘》出版后,得到了于坚、臧棣、朵渔等诗人的评价。

于坚这样评价:“李成恩的诗显然来自一种古老的中国审美经验,但它又是非常现代的。她的诗有一种我们久违的地方性,某种江南心灵、小家碧玉或者闺秀。此时代的总体倾向鼓励积极、反传统。但李成恩似乎保守着一种更为古老的诗意。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这种消极情调在此积极进取的时代可谓先锋。先锋可以是非历史的,但人们或许还未意识到,当先锋的方向越来越狭窄,传统也随之变得开阔明媚。李成恩复活着传统的审美领域,但她却不能被视为一位传统诗人。”

臧棣认为:“李成恩的短诗以谣曲为基调,饱含语言的生机,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的场景发明了一种天真的视角。”朵渔认为:“李成恩的诗里有故乡,有自然,有日常生活里最细微的事物,难得的是,她总可以在及物的世界里发现鸟虫,在柔情中现出一股侠气,她经常走到世界的背面,在一个渺远的方向上出神。”

韩晓英:真实描写“都市闯入者”

□晓 霞

1月5日,陕西作家韩晓英长篇小说《都市挣扎》品读会在鲁院召开,白描、成曾樾、李一鸣等鲁院师生与会。

韩晓英历时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都市挣扎》,获得陕西省重点文艺扶持项目资助,并被太白文艺出版社列入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西风烈”丛书。《都市挣扎》讲述了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几个青年男女不甘偏远小城镇的狭窄生活,到大城市打拼的奋斗史、追梦史、心灵史。

白描认为,《都市挣扎》是一部典型的都市作品,写得非常鲜活。“我们曾有一个非常大的乡村文学阵营,但都市文学是我们的软肋”,这部小说写了一群“都市闯入者”在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真实的生存状况。女主人公林夕写得鲜活、真实、朴素,没有刻意拔高,给人思考的余地很大,能勾起读者心中复杂的情感和价值判断。这部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丰富的现实,为我们提供了解剖的标本。“看得出来,韩晓英还没有充分挖掘出她的全部资源,应该对韩晓英抱有更高的期待。”

成曾樾说,《都市挣扎》的重度与

厚度令人震撼。特别是在人物描写方面,写出了人物内心的挣扎、灵魂的挣扎、精神的挣扎和感情的挣扎。他们徘徊在城市边缘,挣扎在情与爱、爱与性之间。对女性,描写很成功、很细腻;对男性,揭露得很大胆。不足之处是关于“爱与情”的分量有些过重。

李一鸣认为,《都市挣扎》描绘了一组时代转型中的都市闯入者的群像,一群平凡的小人物在都市中真实的生存状态,体现了他们物质和精神、生理和心理、灵与肉的奋斗与挣扎、探索和徘徊、迷惑和调适,折射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以及人们在这个时代的复杂精神状态。

韩晓英在发言时表示,创作长篇小说《都市挣扎》,调动了自己将近10年的生命体验,写作过程可以说历尽挣扎。她试图通过林夕、燕儿、高晋和路子帆等人物在爱情、婚姻、家庭、事业上的困惑,展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男女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生存状态,包括他们如何走进城市,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他们如何感受城市、认知城市,以及这个时

代赋予他们怎样的命运。

韩晓英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引起更多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了解。“写完作品后,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这部小说能给读者带来这种阅读体验——带来一些唤醒与感动,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我更想说的是,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脆弱的,特别应该关注那些处在边缘和弱势的人群,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尊严。”

参加这次品读会的40余位作家、评论家主要来自鲁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叶子、周春生、海莲、张功林、韩丽敏、刘克中、阎强国、孙且、李向荣、刘紫剑、白杨、冯昱等从小说的思想、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对《都市挣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对韩晓英的写作风格进行了总结。这是一场别具一格的长篇小说品读会,现场气氛异常活跃,鲁院的研讨会素以“不打麻将”的手术著称,大家畅所欲言。

《都市挣扎》出版后,得到了多位作家、评论家的肯定。陈忠实评价说,从《都市挣扎》中,可以看到一代文化青年的成长、奋斗、挣扎和蜕变,它以清新唯美、富有哲理的语言,描述现代都市文化人的困窘、无奈和普通人的生命挣扎、内心风暴,通过职场故事尽显人情冷暖、世态百相,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甚至可以摇撼人们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小说在精神的废墟上聚拢零星的希望之光。

评论家李星在为该书作序时写道,《都市挣扎》在选材、主题上表现出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敏感和前瞻,是一代文化打工者的心灵映照。小说让人见识到生命的美丽,体验着心灵的愉悦,而生的挣扎、痛苦的体验、矢志不渝的奋斗则让读者在收获感动的同时受到激励。

太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韩霁红说,《都市挣扎》中,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细碎生活仿佛电影镜头划过,韩晓英用绵密平和的文字从生活的表面写到人物的内心,让读者不自觉地接受甚至欣赏那些旁逸斜出的故事主线的叙述。在娓娓道来中,城市的气质渐渐充实升腾,成为小说的主导力量,韩晓英可以称为陕西文坛值得期待的一位年轻女作家。

东庄西苑

鲁院·贵阳笔记

□左中美

鲁迅文学院第二届西南六省区市青年作家培训班在贵阳举办,地点是园林路71号贵阳市委党校,时间是9月份。我后来想,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为期半个月的鲁西南二班注定是某种特殊的气息。这种气息,贯穿了我们在贵阳、在培训班的全部白天以及夜晚。

初识校园

学校离机场不远。到达那天,从机场到学校,是和带队的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杨红昆一块坐的车,车子进了校园,从车窗看到许多树,大多是大树。树下一条黑色洁净的柏油路,引着车子一路往前。车轮的声音很小,我感觉,这车子行驶的样子,犹如某一段安静优雅的电视广告的画面。

车子在一幢直角形的楼前停下来,楼内的一楼大厅就是报到的地方。下车后,看身后左右,真的是好多树。树下的路上,是一些安静的落叶。这校园,它这么清静。

记得是第二天的晚饭后,大家在一块散步,10多个同学沿着校园里的路慢慢走。路旁除了树,就是草地和园圃,其中又有树。经过了白天班会上的自我介绍,每个人都记住了一些同学的名字,大家一路谈笑,表达相互遇见的感动和惊喜,在这洁净的路上,从黄昏一直走进路灯淡淡的光里。

校园里有一方水池,长方形,从校门进来不远,在两栋相同的三层小楼的中间。水池的两边是路,路外是同样长方形的园圃,园圃里靠路边的树下有木条休闲椅。两边的两栋小楼,下面的一栋是图书馆,我们的教室就在图书馆的三楼;靠近校门的那一栋,记得楼下有一个蓝色指示牌,晚饭后散步时我曾看过的,后来却记不清了,应该是不常使用的那种吧,上面和图书馆一模一样的外挂楼梯总是静静的,不见有人走。在两栋楼的东边、正对着水池前方的是学校的礼堂,开学第一天下午的开班仪式结束后,我们在礼堂门前的台阶上照了合影。

第一天早上的活动安排是去参加贵州文学“金贵奖”的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在贵阳市电视台举行,我们要统一乘车过去。大巴绕着水池走,水池里有5圈睡莲,正中间一圈,东南西北各一圈,每一圈各成为一个独立的圆,5个圆圈看上去大小相同,圆的半径大约在两米,在圆的里面,开着不少的小红花。

有一天清晨下着雨,我站在图书馆三楼洗手间的窗前,看水池之上细细的雨雾,虽然看不清,却能想象那许多的雨滴落进水池里,里面怎样起了万千细细的涟漪。雨肯定也落在睡莲的叶上,落在小小的红色的花瓣上。

课堂笔记

抵达,以及惑。“是什么阻挡着我们抵近真实?那阻挡着我们的,不是外在的原因,而是我们自己内心里的那些定见,以及‘执’。”孔子说,推己及人,深切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是我们最终抵达他人的路途。”“文学不是为了做到无惑。伟大的文学家永远是心中有惑的,是沿着这个‘惑’走过去的。”

9月12日上午的第一课是李敬泽老师的《时代之变与小说家的难题》。他引用了钱谷融的一句话——“文学是人学”。之后讲解说,文学只能是人学,是人学中的人性之学、人心之学。文学的标准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而如果一定要说出个标准,“三个字:知人心;两个字:知心;一个字:心”。人心,正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在发现人的这个意义上,文学的生命永不枯竭。

较量,以及超越。“文学的较量,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基本功,二是才情,三是人格。人格,这是文学作品较量的终极层面,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文学作品就是作家人格之树上长出的叶子和花朵。”“一个作家需要有强烈的超越意识,他甚至不能重复自己,作家的创作,就是不断超越他人以及超越自己的过程。”

白描老师解析的是一个作家成长的路。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例,他

讲到这些作家经历过的生活之苦和心灵之苦。我想,对于一个作家,苦难的意义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在于它塑造了我们的心灵以及精神。

主题,以及见证。“好的成功的文学创作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好的传统的基础上来的。”“生、死、爱、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忘记来处,人就会不知道自己的去处。”“每一个写作者都是旅人,不同的写作者穿着不同的鞋子,有的人穿着拖鞋,有的人穿着皮鞋,最可贵的是那穿着布鞋,甚至是赤脚的旅人。文学,是旅人的见证。”

施战军老师给我们讲课的题目是《人文魅力与我们的表达》。“神性其实就是人性——复杂的、单纯的人性。”他说:“文学要留下温暖的指望,因为,我们还要不断地走下去。”

值得珍惜的生活。“觉得自己的身边没有生活,这是一种错误的意识或者说错觉。事实上,最珍贵的恰恰是我们所熟悉和拥有的生活。”成曾樾老师题为《文学的体验》的课,提醒的是写作者普遍的困惑,或者叫麻痹。其实,生活一直是在那里的,是我们麻痹的心理忽略了它。“好好回顾和梳理你的生活,因为它们最有价值。”

谦卑。叶梅老师在讲“多民族作家的创作”时,提到藏族作家次仁罗布。“谦卑。”她这样讲述次仁罗布,“他永远都是那么谦卑。”不管在北京,还是在拉萨,次仁罗布永远都是那么谦卑;不管是次仁罗布,还是许许多多的藏族人,他们都是那么谦卑。我想,谦卑不仅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心灵存在的方式,以及最深刻的力量。

9月离去

吴治由23号走了,他将要去新的单位报到,祝贺他。尽管他的离开,拉开了整场别离的序幕。余灵,是24号中午走的。当时,我在后面远远地叫她,她没听见。24号晚上,飞雪来宿舍道别,说明天一早要走。

大约10点钟,就要休息时,刘世锦来敲门,送来毕业纪念册,班长和她

每人抱着一沓,正在挨个房间地送给同学。就在这纪念册上,我将班上所有同学的名字从头又细念了一遍。同学们在上面写下面留言。王容的留言说:

“人生若是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赵敏说:“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姜东霞说:“感念一切过往的或正在经历着的。”钱磊说:“我不想你们,因为我不想忘记。”盘妙彬说:“记住园林路71号和遥远的9月。”游睿则是:

“由此启程,一路向远。”

结业总结会24号上午开过了,4个组,每组派了两位同学发言。24号下午和25号上午休息。25号下午结业典礼。结业典礼在小礼堂。里面的座椅是那种人一起身就自动合拢的,每一次,人才稍有起身的意思,身下的座椅就迫切地想要合拢——一如这个9月之于鲁西南二班的全体同学。

典礼之前合影,典礼之后晚宴。广西省的3位同学赵先平、张冰洁、唐乙是6点钟的火车,典礼结束就赶过去了,没和大家一块吃晚餐。四川和重庆的同学晚饭后也要走。

我后来看到马晓鸣25号晚上10点6分发布的博文《转身,就是万水千山》,其中写道:“一些脚步声迟迟地离去,它们不会再在4楼、5楼响起……今晚,楼道里空荡荡的。我再没有勇气去送别赶时间的同学……”

段爱松、徐霖和我是26号上午11点的飞机,而云南的另外两个同学,蒋文佳是中午1点的火车,刘平勇是下午4点的火车。上飞机前,在候机大厅欣喜地见到成院长和谭老师,他们也要走了。段爱松高兴地说:“没想到,还能在这里最后再见一面。”我故意说道:“怎么能是最后一面呢?以后还得想办法经常见面呀。”跟成院长握了手,跟谭老师抱别。之后,看着他们的背影离开。

从贵阳到昆明,从昆明再乘高快到大理。一路上,隔着车窗,看见公路两侧秋天明净的田野。收割过的稻田里,站着安静的告别了秋天的稻草人。9月,在身后渐行渐远。

桃李天下

高鸿

是鲁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他的长篇小说《农民父亲》2008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后,受到读者的好评,曾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出版精品作品”,获得吉林省第二届新闻出版精品奖、陕西省第二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近日,上海文汇出版社推出了《农民父亲》珍藏版。

小说在40年的时间跨度里,描述了“父亲”沧桑变化的一生。在特殊年代里,当自然灾害和历史风波逼迫他们到死亡边缘时,年少的父亲毅然带着家人逃荒,从胶东半岛到陕北高原。风浪退去,父亲带领逃荒人开荒种地,建立起一个随姓的村落——梁家河,父亲的生活也逐渐安定下来。可是,继母和其前夫所生的孩子带着病魔意外到来,父亲为了这个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东奔西走,最后献出了生命。父亲的一生伴随着和四个女人的纠葛,她们给父亲带来了幸福,也给父亲带来了无奈甚至灾难。



晶达

是鲁院青年作家英语班学员,她的长篇小说《青刺》近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青刺”的含义,这位达斡尔族“80后”作家说:“嫩青的刺,坚硬但不成熟,却一样可以在你的掌心,留下一滴朱砂血。”

对于《青刺》,评论家白烨说,青春文学的写作,一般不大重视人物形象的集中塑造与细致描写。但晶达的《青刺》与此完全不同,它虽然在不同层面上描写了不少的人物,但唐果始终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主角,甚至其他人物对她也多是起着一种陪衬的作用。这种集中又深入的人物刻画与性格描写,使得唐果这个人物形象相当丰满又格外复杂。经由这个人物,作者揭示了其背后相关的社会问题。

评论家李兴安认为,晶达从一开始写作就不以自己的年轻而自鸣得意,而是勇敢地向自以为是的“年轻”展开深痛的反省,哪怕将青春变得伤痕累累也在所不辞。



曾秀华

是鲁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她的长篇小说《女娲的面具》近期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书是曾秀华的首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将中国民间故事进行现代推演的尝试之作。

《女娲的面具》立足远古历史的文化核心,将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的精气神具象为伏羲凤凰琴,将女娲世代繁衍的精英族系化为在民间隐秘传承的老谱系。作者力图通过“伏羲凤凰琴”的传人与“女娲巫族”祖先的相遇、相识,直击古老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小说既对远古精湛的手工技艺进行了“膜拜式的怀想”,也对中华文化源头进行了“冒险式的探究”。另外,小说对后工业时代的所谓精英打着文化传承的大旗,大行经济扩张的“正义逻辑”予以抨击和质疑。整部小说充满瑰丽的想象力和扣人心弦的悬疑色彩,有令人动容的人物命运,也有堪入画的细节描绘。

